

名家随笔



所谓故乡



陈应松 著

来自公安派三袁故里的小说家和诗人，陈应松的随笔中裹挟着楚风的稠烈、人文的情怀和恣意的笔触……



地质出版社

名 家 随 笔

所谓故乡



来自公安派三袁
说家和诗人，陈
笔中裹挟着楚风
人文的情怀和
触……

陈应松 著



地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所谓故乡 / 陈应松著. —北京: 地震出版社, 2012. 8

(名家随笔)

ISBN 978-7-5028-4099-0

I. ①所… II. ①陈…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 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6345 号

地震版 XM2678

所谓故乡

陈应松 著

责任编辑: 范静泊

责任校对: 孔景宽

出版发行: 地震出版社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 9 号

邮编: 100081

发行部: 68423031 68467993

传真: 88421706

门市部: 68467991

传真: 68467991

总编室: 68462709 68721982

传真: 68455221

E-mail: seis@mailbox.rol.cn.net

http://www.dzpress.com.cn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一版 201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字数: 348 千字

印张: 22

书号: ISBN 978-7-5028-4099-0/I (4777)

定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C 目 录

CONTENTS

故乡·故人

所谓故乡 /003

上海：那里 /006

对城市的指责 /010

春夏的恍惚 /012

城里的乡下人 /014

没有四季 /017

去海子湖 /019

狗 性 /027

神奇的北纬 30° 小镇 /029

老房子 /032

剃头铺的回忆 /035

说过年 /038

我无言的父亲 /042

对儿子说 /046

儿子是个数学迷 /048

儿子和我 /050

一湾青草虎渡河 /052

姓甚名谁 /056

下 放 /059

小镇的收购门市部 /063

茶 馆 /066

没有玩具的童年 /068

踏雪寻肉记 /070

鬼 事 /072

黄金口小学 /075

铜钱与乡愁 /078

公安有虎 /080

我见过 UFO /082

忆善文师 /084

短论·短悟

论崇高 /089

论德行 /090

论欢乐 /091

论服装 /093

论女人 /095

论冷酷 /097

论旅行 /098

论死亡 /100

论往事 /102

论权力 /103

论麻将 /105

论牺牲 /106

论忧伤 /107

论虚荣 /109

论忍耐 /110

论末日 /111

论不朽 /113

论简洁 /115

论狩猎 /116

论失语 /119

诗 人 /121

乡 村 /123

城 市 /125

书 话 /127

读你·读他

水乡的文化精灵 /133

《鲁昌金诗词选》序 /136

性亦有禅机? /139

老武汉的痛 /142

美丽的野桑 /145

《找影子的荏》序 /147

神农架有野人吗? /150

语言是小说的尊严 /153

化作一片光辉 /161

田禾：真正的诗人 /172

读《我的激情时代》 /177

胡崇峻和他的《黑暗传》 /180

幽浮来临 /183

银道禄的神农架 /185

江涛石风 /187

神农架读碑人 /189

远方·远景

天下最美神农架 /195

神农架之秋 /200

神农架云海 /204

夏走大九湖 /208

夜宿神农顶 /211

遥远的鸟鸣 /215

吃在神农架 /217

从武山到猪槽峡 /220

与“底层叙事”有关 /326

好的批评家是鉴赏家 /329

写作是寻找自己的归途 /333

文学是一种信仰 /338

故乡·故人



所谓故乡

所谓故乡，就是总梦见那儿的鬼地方。

所谓故乡，就是有个理由可以矫情一下，说“很怀念”的那么个地方。

所谓故乡，就是想哭哭不出的地方。

很破，有些恼火。河流淤积了，池塘变成了旱地。好端端的庄稼地或者小路上耸起了几个坟堆，惨得慌。估摸着这是谁，这又是谁，心情很不爽。老人们走着走着全走进了土里；不该走的也走了，闻之令人唏嘘。咋的啦？这世界不按规矩出牌……唉，一大堆伤感的事儿，就是故乡。

草黄了，阳光本来有些温暖，狗又咬我。狗是当代的狗，不认识我，古代人。少小离家老大回，回到家乡不见家。家都不见了，成了油菜地，旁边垃圾成山，还有些破败的房舍，别人的，想起往昔。

故乡人给我一本故乡人写的诗词（一个什么会刊），好像是替谁做宣传似的。何必这么殷勤作别人的代言人？那时候你们这些老前辈没整得半死？没吃的，剥树皮吃。你们的家人破衣烂衫，那时你们写诗也说“齐欢笑”，“欣逢盛世”。今天又“欣逢盛世”。中国的盛世咋都叫你们赶上了？又是好风光啊，又是杨柳青啊，又是好政策啊，又是阳光灿烂，百业兴旺啊，又是农村处处歌声扬啊，还河水悠悠啊，船棹轻轻啊。河道已经改了，房子没了，过去的欢乐也没了，墙基倾圮在水里，一切都改变了样儿，物是人非，你们咋这么高兴呢？咋这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呢？对坟冢，对痴呆老人，对肃杀的冬，对颓败的房舍，对明明浩荡过如今却狭窄的河流不闻不问，究竟是

为啥呢？儿时的荷塘和游鱼和蛙声和碧绿的水草都消失了。一些破破烂烂、因陋就简的农家乐，吃的狗和土鸡却是崭新的。咕噜咕噜冒着红艳艳的气泡。这些活着的人对我们山川地貌的改变无动于衷，只知道找味重的菜吃，吃火锅，一个火锅，两个火锅，三个火锅，一桌都是火锅。加上烈性酒，加上烈性烟，加上烈性辣椒，加上烈性酱萝卜，加上一些随吃随扔的软巴啦叽的一次性塑料餐具，好像是吃了就上战场一去不回头似的，好像要把世界吃光把党和人民和国家和自己，把故乡把人生把阳世吃垮似的。每个人两个胃，或者更多。都这么胃口好，仿佛医院是多余的，火葬场不存在，可以吃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还是这个毒狗肉火锅，怎么吃，我还在，还坐这里，还是满杯上。什么扯淡的文化啊科技啊胃溃疡啊酒精过敏啊几个代表发展观啊，也不分男人女人也没有谈情说爱花前月下也没有职称也没有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群体性事件，也没有地震和水灾，也没有联合国没有美国没有南海问题没有气候变暖，没有亲人没有礼义廉耻，只有这个火锅围坐着，一醉成仙，成为世界主宰，当下存在。

那么些人，我都记不得啦。说谁谁，就是把人家肚子搞大破坏军婚那个，判了十年……那个是跟某人的姐姐被人捉住了的……当年精子满天飞，今日变成黄土堆。

在我少年的时候，没有乡愁，也不知道异乡，只有满身心的愉悦，只想吃和玩。后来有了乡愁，是去了很远的地方，故乡抛弃了我。所谓故乡，就是水还在，而当年的少年不在了。少年在，那个时代不在了。时代在，而地方不在了。还有那些草，蒲草，蒿草，四叶草，蝉和蜻蜓，和湖埂，这些与水有关的东西，不在了。

我是一个很坚硬的人，想得很开，不易生闲愁。看别人的作品，总觉得窄窄的。当然，除非是愤怒。愤怒是需要境界的。一个日渐苍老颓败下去的故乡，不值得我去为之呼天抢地。有时想想，也就过了。

荒凉就很好么，未来如果没有荒凉开垦，全是硬化道路与楼房，与桥，故乡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野草摇曳，断墙半陷，就是故乡最好的记忆，就是真实好看的故乡。

问题是，你非还要说我们故乡河水清清，兰舟桂棹，那就夸张些了。有

比作家更黑更损的，说，你们要我们爱国爱家，爱个什么？摩托车这么多，到处撞死人，垃圾遍河没人管，只管经济，只爱商人，商人来了哈哈笑，GDP上去了，官员升迁了。升官又不考核垃圾，又不考核河流，又不考核文化。五十年前是没有现在吃得好，可五十年前有雪，有清澈的湖水，有水草。我要你现在还我水草，你有吗？你永远没有了。我可以不要那些选举啊民主啊之类的洋玩意，我要水草，一钱不值的水草，你有吗？

还说盛世，当今世道，一个个焚琴煮鹤，宰德灭义，世间已百无禁忌，官员大肆贪贿，百姓嫖赌无惧，偷抢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你把盛世二字解释我听听看。老人家的话，不当真。人快死了，看见厕所也是盛世。为何？留恋人间美景，花花世界。人世间的东西，都是可以宽容的。

其实，所谓故乡，就是希望你给我一个名分，不要太霸道，以沉默和遗忘为霸道。我记得你，你不记得我；我叨念你，你不叨念我；我走近你，你不走近我；我疼痛，你不疼痛。你就是一把时间，让啥都腐烂无存啊。

所谓故乡，就是心越走越近，而人越来越远的地方。

上海：那里

喜欢一个城市，肯定喜欢上了那里的一个人。

如果你对一个地方既无恨也无爱，这个城市就是虚无的。爱一个地方，是一个人心灵的隐秘，就像清泉流淌着。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来到这里，这里依然是工业和商业异常发达的热闹之城。应该说“那里”。那里是一个人们在封闭时代难以踏入的远城。有一条长江通向那里，那里是长江的尽头。长江上巨大的申渝轮和东方红××号，吞吐着万千气象，拉着沉重而雄阔的汽笛，载着高贵的和低贱的人，有坐头等舱的，有坐二等舱的，有坐三等四等舱的，也有坐五等舱的——那里空气污浊，人们席地而坐或席地而卧。在雾气蒙蒙的洗澡间里，素不相识的人们赤身裸体，奋勇洗着浑黄的江水。我揣着单位的介绍信，到了上海，只想拥有一件的确良树脂领衬衣。结果我看到了最触目惊心的景象，有一条黑色的河流穿过这个城市的胸膛。这条河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苏州河。为什么书上没有说？为什么当时每个单位都能看到的《文汇报》上没有说？这是那个时代的谎言和无耻的缄默。苍老的租界房子丑陋骨感，街道旅社溜滑的浴室让我狠狠地摔了一跤。对上海的愤怒就此产生了，无端挑剔它的毛病，看什么都不顺眼。

我听说上海人一家只住10个或更少的平方米。我认为是这样的话，人比猪狗还不如。在乡下一个猪圈也有至少五六个平方。可他们说他们拥有的公共空间比乡下人大，且是乡下永远也没有的。乡下有上海大世界的12面

哈哈镜吗？乡下有外白渡桥、外滩吗？乡下有十里洋场的霓虹灯吗？乡下有和平饭店吗？有城隍庙和动物园和大光明电影院吗？淮海路和南京路说不定就有属于他们家的一平方。在夏天的时候，第一百货的层层楼道里坐满了乘凉的老人。这个大楼是他们家十平方米的延伸。所以这些人热爱上海，而不会热爱乡下。

这个说法我一直弄不明白。是你的就是属于你的，不属于你的怎么成了你的？上海是属于上海人的，当然不属于我们这些土不啦叽的外地人，滑一跤是便宜了你。上海的女人从弄堂里出来，穿着白蓝相间的睡衣，头上夹着红红绿绿的卷发器，趿着红色拖鞋，袅袅娜娜。虽然她们是从幽暗的小屋走出的，但出了门就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她们真的很幸福吗？来了客人会留宿吗？会做饭给客人吃吗？如果一家三代挤在10平米里，他们怎么转身？怎么入睡？怎么进行生儿育女的快乐运动？

因为我在船业社就是住十平米，我回去后久久想这个问题，除了我这张床——假如是夫妻睡，那么孩子们睡哪儿？他们的父母又睡哪儿？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多年，结果我对城市充满了最初的厌恶和长久的抵制。

但是我有了一件橙黄色的确良树脂领衬衣，这在小镇上是从未有过的，人们全都在量体裁衣，没有谁有钱到去买成品衣且是上海产的确良，顶多会有一件自制的非的确良假领且没有树脂，只能穿在里面哄人。我一直十分贫穷，家里从来不管我，一直穿最差的，没有女人爱我。可我有了一件真正的上海产的确良树脂领衬衣，还是最好的海螺牌的，陈某人完全脱胎换骨了！一下子好像步入了富翁的行列。它的半透明，它的无皱的质地，它的衣领的挺刮，它的“浪打浪”，它的颜色，可以说照亮全球。仿佛一切都改变了，世界全在我的掌控之中，自卑变成了自信，蔫巴变成了强健。我还知道了我穿40的。40是什么意思，我至今都不明白，但对40的知晓，就是与上海的对接。对上海的讲述，我肯定会忽略一条乌黑发臭的河流，而提高它楼房的层数。几年以后，穿破的树脂领又翻了个面，又成了新的。它一直鼓舞着我。

再说那条黑色的河流。在那个年代，河流是黑色的算天下奇闻。河流臭到像臭鱼烂虾的地步也是天下奇闻。当它汇入黄浦江的时候，黑色的浊流像是恶搞。这条河是谁将它染黑的？关于工业污染，在当时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我们乡下人看见的河水都是可以饮用的，顶多因为浑浊加一点明矾。

当然现在看到中国不黑色的河流算是奇闻了。在当时我想，它何以如此？为何如此？一阵阵腥臭的气味摇荡在上海的上空。这个城市的市民竟然无动于衷，表情平静。仿佛，河流变黑是很正常的事，这本来应该是一条污沟。人们依然在河边踱步、行走、谈情说爱和接吻。高楼上晾晒的衣裳依然在迎风飘扬。这个城市的生活与这条恶变的河流没有任何关系。更令人惊异的是，这条“阴沟河”上却有无数的船只来往行走，人们在黑河里驾船扳舵，机声突突，仿佛地狱里的景色。黑色的波涛击打在岸壁上，岸壁也是黑色的，被墨汁涂了一样。仿佛，它依然叫水。仿佛，它依然是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生活，来自遥远的城市，变成我们心上黑白分明的一种情感对抗和现实留言。

现在我已老了。现在我身着名牌。现在我被人买好机票到处乱窜，有车接送。世界上一万条河流变黑我也不以为然，胸有宇宙景象了。宇宙中的地球是一个小黑点，把它抹去又有什么不得了呢？能改变宇宙的现状吗？因此，所谓是非，所谓好坏，所谓黑白，都是不值得争执的，由它去了。我每次到上海来，我每次借道上海往别处去，一次一次地发现上海正在无限地膨胀。城市的膨胀是人心的缩影。上海越来越远，远到浦东机场之外和江苏，几与江苏苏州和南京相接。甚至浙江山里产的针织品和电器配件都打上了上海的招牌。所有江浙的都是上海的。江苏和浙江就是上海的郊区。上海那愁肠百结的立交桥，将我的思维缠得一团烂麻。这些立交可以让我快速前进，让我忽略一个区又一个区，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在立交上看那些匆匆闪过的、夹在高楼之间的黯淡弄堂的屋顶，上海旧时代的风景，现出窄窄的缝隙，底下就是曾经古老而平静的生活。它如此破败，即将被大厦们一口口吞噬。一两个穿着睡衣、夹着卷发器在弄堂行走的美丽女子将被斩尽杀绝，或把她们流放到遥远的郊外。所谓保护传统的里巷文化之类，不过是这个霸道时代的一点施舍与同情罢了。所谓文人、知识分子醉心的这种文化，不过是由一些乱搭乱盖的破烂建筑和纠缠老化的电线，和虫蛀的歪歪欲倒的木梁门框和衰老的人和颓败的散发着霉味的陈设所组成，被暴发户一样的时代暗暗耻笑。

上海正在泛滥，像没有约束的七月之河。上海是一个洪泛区。它的泛滥横溢使人感觉生活不能安定下来，人心不能平复，人们也不能对一个城市获得他想要的完整印象。印象是一个有边界的东西。起至哪儿，止至哪儿。如

果它像宇宙一样浩漫无际，人会丧失掉他的把握能力，变得茫然不知所措，变得悲伤和发疯。

那一天，我从上海大学参加完文学周去机场的早上，大雨滂沱，电闪雷鸣，天空到处是破碎的红色裂纹。我真想躲避这场雷暴，我惊恐惶然。炸雷在我们车的前后扔下一颗颗重磅弹。这是一个处在惊悸之中的上海之晨。我多想让司机停下，找到一个安全之处。这时，一直沉默的司机突然说话了：

“你知不知道，昨天我们上海出了一个英雄？”

我只想赶快得到浦东机场的庇护，躲过霹雳的追击。我“哦”了一声，声音打着战。我知道他说的是谁。是杨佳。

上海已经跃向世博会，跃向了那栋奇怪的红房子。跃向了迪斯尼乐园，跃上了东方明珠电视塔，金茂大厦，浦东国际机场，国际会议中心，磁悬浮列车，国际赛车场，环球金融中心。同时也跃向了“钓鱼执法”和“楼脆脆”的新闻之中。犹如苏州河的往昔。

喜欢上了那里的一个人，肯定喜欢这个人所在的城市。我爱那里。这是我心中的隐泉。